

散文诗

九月，在开封

■王猛仁

走出狭窄的古巷，呼吸着从鼓楼上空刮过来的风，渴望的眼神早已贪婪地射向那个久违的城郭。

穿透黑夜的眼睛，掠过沉沉远行的星月，似乎有一个被沉淀的话题，平平仄仄，在黎明前成为史诗。

不再是忧郁地蜷缩着，如那千年凝固不变的宋元遗韵，不再是不经意间冷凝的目光，或者，被风雨、阳光和黄土濡润出的泱泱中华血脉相传的民俗古风，而是一个个如火虔诚的心。终以柔情的粗犷，以无言的傲视，等待又一个壮美时刻的莅临。

从季风中走来，感受着九月的热情与淳朴，踩着被秋雨淋透的声音，我悄悄躲在一棵古树的背后，透过城墙的裂缝，捕捉你古典、厚重、俊逸的美。

我把毕生的精力放进一首诗里，沿着时间的蜿蜒，重叠的足迹，模糊成往日的圣景，让身影与时光构成最佳角度，在这古韵流淌的时节，让逐渐延伸的皱纹，修饰着翩跹的秋风。

二

季节枯瘦的日子，嘶哑的声音在那场风暴中呼啸而过。

只剩下一位勇者的主题，依附于古城的角角落落。

随雨，蒙蒙飘洒。

在有诗人关注的瞬间，一个个秘密揭竿而起，绵延成生动的默契，让每一束活着的光亮，闪烁着冰冷的荣耀。

在痛苦的等待中，仰望那万物之中未曾开启的心窗。



诗歌

想念春天(外二首)

■田军

那场雪
多大啊
谁会想得到
你会在雪堆里呈现

原不想给你
更大的伤害
心急也不行啊
先忘掉自己吧
让蜡梅绽放在
你的唇上
或是指尖

大雪之后
一只小小的野兽
在你温柔的怀里
想念春天

春雪

在无风的冬日里
你随意飘落
不愿融化
也不愿滑落
这样的心情
如远方的游子
在妈妈的眼眶里
转了又转
一滴一滴的
声音
年复一年

温暖的雪

那一粒雪
紧紧地握在手中
用心揣摩
用心回味
是酸甜苦辣
还是一帘幽梦
什么都不是
是你紧紧握着的
那粒温暖的雪

心贴心

在呢喃的春光里
闻到你湿润的芳香
这一瞬
不流泪 不忧伤
只沉醉
从未开始
亦从未结束
让心
慢慢地 轻轻地
贴近大地
靠近 是一种温暖

四

雨季真的来临，再没有一把雨伞，可以在我的头顶上撑出一片晴空。

我们是一群诗人，来自四面八方，在仆仆风尘的季节里行走、采风。脚下，踏着九月酿制的诗韵；头上，顶着淋透的夕阳。也许，顿生的灵感会在我们的身上刻下闪光的纪念。

这是一场未料的笔会。在生命的空间，与我做一次近距离的相逢。

未曾抵达，心已相握。

在预知的世界里，在无风有雨的夜晚，秋菊花依旧恣意地绽放着。

在那蓝色龙亭湖的边缘，我静默好久。为了倾听夜的涟漪，在凝视雨滴浸湿双眼的时候，要洞穿岁月的真正含义。

今夜，如果有一种如水的渴望穿过长长的心空，悠然而来，我会勇敢地扬起高昂的头，写一地的风景于我，画一湖的圣水入梦，骑在波涛的乌篷船上，让时间去追，就着月光，饮一壶悠长醇厚的散文诗佳章。

然后，沉入你的怀抱，与天地同醉。

随笔

过年，儿时最美的梦

■刘艳杰



儿时，没有什么比过年更让人期盼、让人高兴、让人幸福的事情。

过年，是中国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节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过年习俗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比如去外地旅游、到KTV唱歌、在酒店吃年夜饭等等。然而，最让我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儿时过年的情形。

写春联

每年临近腊月，父亲就早早地从集上买回两大瓶墨水和一杆毛笔。因为进入腊月以后，大半个村庄的亲朋都会陆续到俺家找父亲写春联。

父亲初中毕业，写就一手好毛笔字，再加上辈分高，平易近人，村里人都愿意找父亲帮忙写春联。当然，父亲也乐意为大家服务。亲朋邻居只需要从集上或代销点买几张红纸，放在俺家里，告诉父亲自家有几合单扇门、几合双扇门就行了，然后回家该忙啥忙啥。父亲还会为每家多写几副春联备用，可以斜贴在

羊圈、猪圈、拖拉机或院子里的树上，增添喜气。

赶年集

每年我都会跟着父亲去趟县城赶年集。头天晚上，父亲用长棍戳下三五只熟睡在院子里树枝上的公鸡，装进编织袋，天明驮到街上先卖喽，换些钱再置办年货。

九岁那年陪父亲赶的那趟年集，至今记忆犹新。父亲卖鸡得了一百多块钱，推着自行车走在前面，边走边不断打探街边年货的价钱。突然，父亲自行车的脚拐子被一个戴墨镜的年轻人绊了一下。父亲先是勾头，然后抬头，忙给年轻人赔礼：“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年轻人说了一句“没长眼呀”，转身离开了。之后，父亲买年货时才恍然大悟——衣兜里的钱已被那个年轻人掏走了……那趟年集，父亲什么也没买。回去的路上，父亲朝我说，不碍事，咱家里还有十几只鸡呢，改天咱再来赶年集，给你买好吃的。嗯，我点头。

蒸年馍

晚上喝罢茶，父亲用温水和了三大盆面，再把和好的面搁在灶锅里，上面覆盖一层油纸和一条厚棉被，好让面发得快一些。第二天黎明，我们一家人都要早早起床蒸年馍。

这天，母亲会认真地告诉我们兄弟几人，不许出门乱跑、说胡话(指不中听的话，以免来年不吉利)。蒸馍前，我们要在堂屋正当中摆放几条长凳，上面铺上箔(用苇子、秫秸等做成的帘子)，以便盛放刚出锅的年馍。我们一家人按照分工都参与蒸年馍，有劈柴的、有轧面的、有揉馍的、有烧锅的。到了傍晚，箔上依次堆满着大馍、小馍、枣山和枣花。我年龄

小，母亲没给我派活儿，我就来回穿梭于这几个场景中偶尔帮帮忙，母亲为表扬我没淘气，特意多蒸了几个枣花给我吃。

拾年炮

零点钟声敲响之后，村里便像炸开了锅，我们二三十个男孩子呼啦一下齐聚在一起，个个精神抖擞，踩着燃放鞭炮的声音，一会儿潮水般涌进这家，一忽儿又排山倒海般倒进那家，有的头顶着破大衣，趔趄着身子，不顾一切钻进燃放的鞭炮下面拾，也有胆子更大的，直接用脚踩住落在地上的炮，用手掐灭正在燃烧的炮捻子。

大多数男孩子都有自制“土枪”的手艺。过年的时候，他们把拾来的年炮剥掉皮，将炮药倒出来，收集在一个小瓶子里，以备日后“打枪”用。

拜年

放下年炮吃过扁食，父亲叠好纸，领着我们兄弟几个到村东头给逝去的老爷、老奶奶磕头拜年。回来之后，大概6点左右，我们兄弟几个再加入本姓串户拜年的队伍里给长辈们拜年。拜年其实并不是真磕头。本姓的晚辈们聚集在一起，一块儿到长辈家里，根据辈分不同，会喊大爷、大奶奶或俺叔、婶子，说给你们拜个年吧，一年一个头不能少呀。这时，长辈们就会迎上前笑着，免了免了，不拜不拜，然后会给会抽烟的晚辈拿烟，不会抽烟的发糖、瓜子或花生吃。

……

光阴迅速，年命如流。如今，我庆幸，我有这份珍贵的经历和记忆——过年，我儿时最美的梦。

